



张钺 / 著

溥仪和他的五个女人

非常公民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张钺 / 著

溥仪和他的五个女人

非常公民

文选堂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非常公民：溥仪和他的五个女人/张钺著. —北京：中国青年出版社，2002

ISBN 7-5006-4845-6

I. 非... II. 张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66791 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：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：100708

网址：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：(010) 64039080 发行部电话：(010) 64056278
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80×1230 1/32 12 印张 310 千字

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山东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20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：(010) 84028549

雄狮书店：(010) 84039659

1

民国十年，溥仪十五岁，皇宫里的太妃及王公们都在讨论着溥仪大婚的事，从议婚到成婚，前后经历了近两年的时间。按照清朝内廷的规矩，皇帝的妻子有七个等级，即皇后、贵妃、妃、嫔、贵人、常在、答应。

1921年的北京城，文绣家不大的堂屋里，来了一帮陌生人，把屋子挤得满满登登，他们都留着在当时已然不流行了的辫子。

文绣的娘苏氏在默默地给客人们沏茶倒水：“她舅，请大人们喝茶。”

文绣的舅舅玉绮，就像是这屋里的主人一样，大大咧咧地高喊：“请，请，诸位别客气！”

坐在八仙桌前的，一位是溥仪的叔叔载洵王爷，另一位是小太监魏留根。这二位爷，坐在那里连看都没看玉绮一眼。玉绮觉得有些尴尬，连忙改口，低声下气地把茶碗一一递到二位爷的面前：“魏公公，您请。”“王爷，您请。”

小太监魏留根把手搭在八仙桌边上，显得有些不耐烦地：“就把闺女请出来吧！”

文绣娘赶紧着上前解释：“姑娘小，没见过世面……”

玉绮迫不急待地跑到文绣娘的跟前：“哎哟！我的亲姐姐，您就别剔着啦！”他边说边拉着站在屋中的文绣，向坐在八仙桌前的载洵、魏留根殷勤地介绍道，“这就是我二外甥女儿——文绣。”

文绣个子不高，扎着两只又黑又粗的辫子，长长的脸上生着一双不大的丹凤眼，显得比较文气。坐在八仙桌边儿上的载洵、魏留根，直个劲儿地拿眼睛上下打量文绣，文绣被瞧得有些不自在，她紧紧地拉着妹妹文珊的手。

玉绮上赶子地抢着给文绣介绍道：“这位是宫里头的魏总管……”然后他又走到载洵的跟前，“这位是载洵王爷。”

魏留根操着细声细气的嗓子，不大高兴地：“我说玉绮！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别管我叫总管。宫里头的总管是我哥——魏大！”

玉绮赶紧接下茬儿：“是，是，是！”

魏留根盯着文绣问道：“你叫文绣？”

文绣很单纯地点点头：“现在的学名叫傅玉芳。”

魏留根：“你上学了？”

文绣：“私立敦本小学……”

“我们的学堂挨东花市铁轡驴把儿。”文绣的妹妹文珊热情地抢答道。

玉绮不高兴地白了一眼文珊：“没问你！”

魏留根拿出一本大册子，一边翻着一边问：“你姓什么？”

文珊抢着替姐姐回答：“不是告诉你们了吗，我们家姓傅，我妈妈姓蒋，”然后她指着文绣说，“她叫傅……”还没等她说完，玉绮赶上前去推了文珊一把：“这没问你呢……”

文珊没好气地：“我也没跟你说呀。”

文绣娘见此，赶紧上去劝阻：“文珊，别那么没规矩！”文珊看了一眼母亲，生气地噘着小嘴儿，拧拧哒哒地进了里屋。

文绣接着答道：“现在改姓傅，老姓鄂尔德特，镶黄旗满洲。阿玛名讳端恭，生前也挨内务府做事。”

载洵和魏留根二人互相满意地点了点头。魏留根转过头去问文绣：“你念书了？”

文绣：“高小六年。”

魏留根：“念一段来听听。”

文绣站直了身子，大方地：“那我就背一首老师刚教的——《他》。你心里爱他，莫说不爱他。要你看你爱他，且等人害他，你如何对他。倘有人爱他，你如何待他。”

魏留根听着直眨巴眼睛，站起来：“停、停、停，这算哪路诗呀？”

文绣自信地：“这是胡适之先生的诗。”

魏留根：“这诗不合平仄。胡适之？哪朝的落地举子？没听说过……”他在文绣跟前来回走了几步，然后念了一句“白日依山近”。

文绣一听根本不假思索地接了一句：“黄河入海流。”

魏留根走到桌子旁：“明月松间照”。

文绣清声地：“清泉石上流。”

魏留根紧接着大声念道：“问君能有几多愁”。在他最后一个字还没有念完的时候，文绣就合着他的节奏，念出了“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

魏留根惊讶地看着文绣。载洵站在一边儿，也倒吸了一口气。他下意识地地点头，然后和蔼地对文绣：“笑一个。”

文绣懂事地、勉强笑了笑。

魏留根看了一眼载洵，大声地：“嗯！笑不露齿！”

载洵示意文绣：“走两步。”文绣大方地走了几步。

载洵仔细地端详。魏留根在屋子里来回转悠，他忽然看见墙上挂着的一支洞箫，他拿起来看了看，对文绣道：“会吹吗？”

玉绮紧着抢答：“这孩子吹拉弹唱倒是全成！”

魏留根：“会唱些什么呀？”

文绣笑了笑：“音乐老师教的都会。”说着就唱了起来：“茉莉茉莉花呀，江西腊呀，霁行尖儿……”

载洵突然打断道：“停！停。我问问你，知道这里边的意思吗？什么叫霁行尖？”

文绣：“霁行尖儿就是箭靶子，这是我们满语。”

魏留根点头发：“不错！那么，你还知道咱们旗人的礼数吗？”

文绣看着魏留根：“不知道您说的是哪套礼儿？”

载洵：“鞠个蹲儿安！”

文绣照载洵的要求行了个蹲安礼。

这时镁光灯一闪，魏留根：“好！一点儿不走基！”

载洵满意地大声说道：“度尺寸！”

上来俩太监，一个拿着直尺、黄绫，一个执纸笔，围着文绣忙

活……

小太监一边量着，一边报：“身長五尺二寸八。”

“胸围二尺一寸七。”

“腰围一尺二寸整。”

“臀围二尺二寸整。”

文绣家门口停着两辆官府的马车。周围挤满了围观的人。厢门口有两个官兵模样的人在把守着。载洵、魏留根等一溜人从院内走出，玉绮在傍侍候着二位爷上车。之后玉绮跑到魏留根坐的车窗跟前小声地：“魏……魏公公，您觉着这事儿有谱了吧？许是没大误吧？我寻思着……”

魏留根打开车帘，扫了玉绮一眼：“哼，你寻思！？这事儿得皇上自己个儿说了算！”

玉绮还想说什么，可是被魏留根打断了：“我说玉绮，你也忒没记性了！总管是我哥——魏大！”

玉绮尴尬又讨好地：“小人糊涂，小人糊涂！魏公公得给小人一个明示呀！”

魏留根：“今儿个是初三，过一个礼拜在老地方听信儿吧。”说完他示意车走了。

玉绮得意地追了几步，大声喊：“小的一准儿候着您……”

紫禁城毓庆宫，溥仪少时读书的地方。当时的帝师陈宝琛每天上午在这教授溥仪汉文，几个受雇的表兄弟伴读；下午则由英国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、苏格兰人庄士敦，教授溥仪英文。宫里的日子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好过，大白天的也是一派静谧，对于好热闹的溥仪来说，实在是难以忍受。自从庄士敦到宫内教授英文之后，溥仪才开始接受了一些比较新的知识。

毓庆宫内，帝师陈宝琛和着大钟打点的节奏，摇头晃脑、抑扬顿挫地念着《资治通鉴》。

溥仪、溥杰和溥仪的贴身太监——小明子都已昏昏欲睡，溥仪突然挣扎地张开眼向四周看了看，然后深叹了一口气，大声说道：“下课！传庄士敦师傅，朕要学洋文了。”

溥仪站起身，刚想离开书桌，陈宝琛急忙走上前来：“皇上，庄师傅要未时进宫，还有两个多时辰呢。还是让臣再讲读几段吧！这《资治通鉴》是历代帝王必读的经典，里面有许多治国的方术……”还没有等帝师说完，溥仪毫无兴趣地把腿一翘，坐在桌子上：“历代帝王有国可治，朕治什么？朕要留洋！”

陈宝琛无可奈何地耐心劝慰着：“皇上，中兴大清可全指着您呢！您不能出洋呀！”

溥仪：“整天拘在这儿念这些陈糠烂谷子就能中兴大清啦？！朕就是要留洋，一定要留洋！”

陈宝琛见溥仪不高兴了，只好垂手侍立一边，喃喃地劝道：“请皇上三思。”

溥仪对他的贴身太监小明子吩咐道：“小明子，我吩咐的那件事呢！”

小明子：“我让他们早就准备好，已在外侍候多时了。”

紫禁城漱芳斋内小戏台的后台。小明子正专心致志地给溥仪勾着一张姜维的太极脸儿。载涛、载洵两位王爷站在一旁看着。载涛是溥仪的七叔，对溥仪的婚事更是关心备至，他不失时机地在一旁说道：“皇上到了大婚的岁数了，这个……啊……”

溥仪心不在焉地：“啊？这个什么呀？”

载洵连忙插嘴道：“这选秀女的事……”

溥仪面无表情，十分冷淡地：“什么秀男秀女？朕不要！朕还小着哪。”

载涛认真地：“皇上不小了……”

溥仪韧性地：“小着哪！”

载洵：“皇上可不小了！”

溥仪看也不看他们一眼，不耐烦地大声道：“小明子！”

小明子：“喳！”

溥仪：“大声讲，朕还小！”

小明子：“喳，皇上还小！”

溥杰高声地：“大声！”

小明子：“喳！传圣上口谕！皇上还小！！”

紫禁城永和宫，端康太妃正与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秘密商议着溥仪大婚之事。

端康太妃坐在桌几边上，手里拿着盖碗茶：“这大婚的事，可关系着大清国脉。你们当师傅的，得想法开导开导他呀。”

庄士敦身着一身大清袍，操着一口带口音的中国话：“皇太妃殿下，本人只是受民国执政府的委托，给皇上进讲西洋的语言和文化……”

端康太妃：“那西洋的皇帝就不娶妻生子啦？”

庄士敦一听端康说的这句话，他明白了意思：“明日进讲的时候，我一定劝劝陛下……”

端康太妃换了个口气：“谁不知道皇上喜欢西洋的玩意儿呀！那不，为骑个洋驴子……”

庄士敦插嘴解释道：“自行车。”

端康太妃：“噢，自……行车，把宫里的门坎都给锯了，这也就是在宫里闹闹，要真是闹腾出去，那段琪瑞还能让我们在宫里安生呆住吗？庄师傅，得赶紧给他选个妃子，拢住他的心。”

庄士敦会意地点了点头。端康太妃继续道：“这不，涛贝勒给他许了个天津姑娘，说是个洋范儿的。在法租界里长大的，打小就有洋先生教着，可有规矩了。皇上见了一准儿喜欢。还请庄师傅在皇帝面前多说和说和，让皇上选了她。”

庄士敦满口答应。

紫禁城太极殿里，敬懿太妃与载洵、魏留根也在秘密商议着。

敬懿太妃对载洵道：“王爷，您举荐的那个锡珍家的孙女，

叫……”

魏留根热情地：“叫文绣。”

敬懿太妃：“文……绣，多文静的名字。你们已然去相过了，是个好孩子。就是家里穷点儿，她阿玛给同治爷当差，也作过吏部尚书的，没几年儿呀，怎么就成这样了呢？！”

载洵探了口气道：“太妃您老圣明，这几年旗下人家都不好过呀！也是她阿玛去的早，五房的当家，就分着过了，日子自然就更紧巴点儿了。”

这番话触动了敬懿，她感叹道：“真是个可人疼的苦孩子，这世道就是不体恤孤儿寡母！”说着声音有些哽咽。

魏留根赶紧着宽慰敬懿太妃：“瑜主子就是个老菩萨！那位格格若是选上，迎进宫，就算脱了苦海，有您疼着、教着，也定是位明主。”

敬懿太妃打断道：“这事儿可不能‘若是’，得办得有把握。皇帝虽已成人，可依然是小孩儿心性儿，如若不早点儿找个贤慧的皇后拢着，许真做出不召调的事情来！”她郑重地对载洵，“王爷，依我看这事儿得抓紧着办。”

载洵深鞠一躬：“愿为太妃效力。”

文绣是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，又名蕙心。她比溥仪小三岁。

在对未来“皇后”入选的事上，敬懿太妃和端康太妃发生了争执，她们谁都想找一个跟自己亲近点的人当皇后，这关系到将来各自的地位。

这天文绣放学回家，一进门，正好碰见正要离开她家的四海，文绣高兴地大声叫道：“四海哥！”她跑到四海哥的跟前，可是四海没有像以往那样热情地招呼她，只是说了一句“放学了”，就急匆匆地走了。文绣莫名其妙地看着四海的背影，呆站在那里半天。她进到屋里，放下书包，就帮着母亲洗菜做饭。文绣娘今儿个显得有些

心不在焉，文绣体贴地：“额娘，您怎么了？”

文绣娘：“咱家自从你阿玛去世以后，日子越过越紧绷。这几年要不是四海哥接济咱们全家，你和文珊连学都没得上……”

文绣：“额娘，这我知道。所以，我想尽快把我俩的事儿办了，一来给家里省份儿嚼裹儿，二来四海在宫里有事由，我再多干几份儿活，准能贴补家用供文珊上学。”

文绣娘：“额娘也是和四海这么合计着，可你那不争气的舅舅在外面捣腾粮食亏了本，把咱们的房子都当给了债主……”

文绣着急地：“什么？那、那怎么办呀！”

文绣娘自言自语地：“老天有眼，前不久宫里和内务府不是来人了嘛！”

文绣一边摘着菜一边说：“那几个量衣服的？”

文绣娘忙打断文绣的话：“傻丫头！那哪儿是什么量衣服的呀，那是给皇上选秀女的。”

文绣不明白地：“选秀女？选秀女干嘛？”

文绣娘爱怜地看着文绣：“选秀女进宫做皇后娘娘呀！”

文绣把摘的菜往盆里一放：“现在都民国了，谁还做皇后娘娘？”

“小皇上还在宫里呀，自然要有皇后。”文绣娘解释道。

文绣吃惊地追问：“那选上谁了？”

文绣娘：“你呀！咱文绣要上金銮殿了。”她嘴里虽这样高兴地说着，但眼神儿里却透着一种掩盖不住的凄凉。

文绣瞪大了眼睛看了看额娘，她很理解母亲地：“额娘，我不去，我要陪着您！”

文绣娘放下手中的活儿，走到女儿跟前：“傻丫头！又说傻话了！你能陪娘一辈子呀？娘可是替你高兴呢，有哪个女孩子能有这样的命呀，这可是登天呐！”

文绣认真地：“那四海哥呢……”

文绣娘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，就小声地说了一句：“我给你退了……”

紫禁城毓庆宫，溥仪正在帝师陈宝琛的指导下练字。溥仪趴在案上写完了一幅双“喜”字。

陈宝琛的眼睛在老花镜片后眯成一道线，一只手慢慢捋着雪白而稀疏的胡子，恭维道：“皇上的字大有进境！”

溥仪有些得意，但还是板着脸问道：“真的吗？”

陈宝琛：“是呀，是呀，老臣要是能看到这字挂在乾清宫墙上那天，就真可以含笑山林了。”

溥仪诧异地：“什么？含笑山林？师傅要走？”

陈宝琛：“皇上已然成年，凡事尽可自决。老朽年近耄耋，老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用处了。”

溥仪与陈宝琛有着十几年的师生之谊，他非常敬重他的这位恩师。据说每当溥仪做出任何人都不能劝阻的事情时，总得请陈宝琛上殿才能挽回。

师傅突然表示要离去，溥仪显得有些着急，他孩子气地走到师傅的跟前，哀求地：“师傅不能走！师傅不能走！这是怎么说的？！”

陈宝琛动情地抓住溥仪的手：“皇上，皇上，老臣不离开皇上，但请皇上听老臣一句。”

溥仪真诚地点点头：“说。”

陈宝琛：“皇上已经长大成人了，议定中宫是皇上成人的标志，望皇上不可儿戏视之，皇上大婚之后即可亲政，一定会成为我大清又一位圣主。”

溥仪：“朕不会让老师失望的，还望老师指点从何入手？”

陈宝琛严肃地：“一步一步做！”

溥仪望着师傅：“那第一步……”

陈宝琛：“当然是结婚了……”

养心殿，这天到了钦定皇后的日子，载涛、载洵都进了殿。

宫里的总管魏大站在一旁：“万岁爷，照片都拿来了，就等您定夺了。”

载涛、载洵二位各自承上了选好的照片，请溥仪圈定。文绣的只有一张，婉容的是一沓儿。

溥仪看了看文绣的照片，问载洵：“这是你挑的？”

载洵解释道：“是敬懿皇太妃为皇上亲选的，是鄂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……文绣。”

溥仪看着照片：“就这么点儿？”然后将文绣的照片不经意地搁在了一边儿。他拿起婉容的照片，一张张端详了半天，“这十几个女孩都挺俊，可就是长得一个模样儿，要都召进宫里来，还真分不清谁是谁！”

载涛兴奋地：“皇上圣明！这原本就是一位姑娘……郭布罗氏荣源家的格格，闺名婉容。出落得跟棵水葱儿似的，还受过西洋式教育……”说着又从袖筒子里拿出那张“背脸”的照片呈了上去，“圣上瞧瞧这身材，有形有款……”

溥仪看着照片：“这张怎么没脸儿呐？”

“这是张背脸儿照……”载涛答道。

溥仪把“背脸儿”照片丢在地上，“这么说是你看中她了？还是看中了她家的钱了？”

载涛被溥仪的这句话吓得一哆嗦，他跪在地上：“这……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婉容是端康太妃举荐的，载涛不敢自作主张！”

站在一旁的载洵差点儿没乐出声来，他趁机又把文绣的照片递上：“皇上，文绣端庄稳重……”

溥仪有些耐不住性子了，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：“你们俩不是王爷吗？怎么改行当干起这事啦？！”

载涛、载洵窘得不知该如何做答，汗都下来了。

溥仪命令道：“起来吧，你们都是军机大臣，你们应该讨论的是国家大事。当年你们不是一个强调陆军，一个强调海军吗？！”

载涛、载洵有些摸不着头脑，只得称是。

载涛：“对，对，那会儿臣任陆军大臣，洵贝勒当海军大臣。”

溥仪：“当时朕尚年幼，很有些道理不大明白。现就依朕的主意，让你们二位将当年的道理再讲讲，谁辩赢了，朕就圈谁家的闺

女。”

载洵有些不识趣地接过了话茬“禀皇上，要提这码子事儿，是再明了不过的了，自打道光二十年那一仗，就看出船坚炮利的好处了。”

溥仪不以为然地：“北洋水师倒是船坚炮利，甲午不是也打输了嘛！”

载洵上前一步：“非也……甲午之败那正是由于我军不够强，所以才会出现失台湾、丢高丽之耻辱。”

溥仪：“甲午之役我们的船比倭寇少吗？要不是老佛爷拿了那一千三百万两银子修了颐和园，怕也都得让你们扔到刘公岛的海里去了，那我今天连个散心的地方都没了！”

载洵不服气地：“兵强不在多！臣就此曾有专折奏曰《甲午海战策辨》，交摄政王转军机处议，可……”他没好意思再往下讲。

溥仪：“怎么着了？”

载洵：“如果皇上感兴趣，奴才打皇史晟的档案里头翻出来，呈给皇上御览。”

溥仪：“等有工夫再说吧！”

载洵：“喳！”

溥仪：“你光讲外洋海战，那你说凭着海军就能对付得了国内的乱党吗？接着讲，接着讲！”载洵一时忘了皇上刚问的问题，“喳，……圣上让臣讲什么？”

溥仪不大高兴地又重复了一遍：“朕说海军能应付得了国内的乱党吗……”

载洵：“啊，对，陛下讲‘海军对付不了国内的乱党’。依臣之见，此说大谬不然。圣上不见，曾国藩练勇起兵，曾与毛匪激战十数载，屡战屡败，屡败屡起，最终剿灭长毛匪百万，就是凭借他的老家底……湘军水师厉害呀！要不是本朝水师过于孱弱，孙文乱党也不至于先得逞于武昌、后盘踞在广东，酿成大患……”

溥仪点了点头：“涛贝勒说得很有道理。”然后他转头问载涛，“涛贝勒你说是吗？”

载涛不知说什么，尴尬地：“这……陛下圣明，奴才没用，辜负了皇上，对不起祖宗！”

溥仪走到载涛的跟前，背着手一本正经地：“当年你听洵贝勒的不就结了嘛！”载涛不敢正视溥仪，脸憋得通红。

溥仪转身高声道：“朱笔伺候，拿相片。朕就依海军的意见！”

载涛急切地：“皇上慢着！皇上慢着，这和选秀、议定中宫有什么关系呀？”

溥仪抬起头：“你当朕刚才的一番话就算白说了？王爷糊涂呀！当年你不听能臣之计失了国，现在还能致朕不听忠臣之言败了家吗！”

载涛赶紧跪下不住地磕头：“臣当死罪！臣当死罪……”

溥仪拿起笔：“死罪早就免了。朕心下已定，就选额尔德特氏端恭之女文绣为后。钦此。”说着在文绣的照片上画了个圆圈，指着文绣头上戴的通草花，“这朵小花儿还挺新鲜。”

次日，魏留根带着一行人，捧着一顶金碧辉煌的皇后凤冠霞佩来到了文绣家。一进门他就跪在文绣的跟前，吓得文绣直往额娘的怀里躲。魏留根毕恭毕敬地行礼完毕，细声细气地对文绣说：“绣格格，老奴给您道喜了！”他见文绣无动于衷，便指着凤冠顶上异常大的东珠道：“您瞧这颗珠子大不大，亮不亮？”

文绣呆呆地点点头。

魏留根：“可只有皇后才能佩戴得上它，换了常人它就不消停。它快归您了，也快消停了。”

紫禁城永和宫，端康太妃正朝着载涛和庄士敦大发雌威。

端康太妃对载涛极为不满地：“你也太没用了！！”

载涛有苦说不出地一脸可怜相：“奴才尽力了，可……可皇上拿事情不当事情，拿着奴才开涮。”

端康太妃走到庄士敦身边，责备地：“庄师傅，瞧您调教出来的高徒！放着这么水灵的一个洋小姐不要，非得圈那么个扎假花儿的

丫头。你们是怎么劝的皇上呀！”

庄士敦胸有成竹地：“王爷刚才说，‘皇上拿事情不当事情’？那就大有圆转的余地。”

端康太妃不耐烦地：“有话请你快说！”

载涛也急切地问：“怎么讲？”

端康太妃竖着耳朵细听。

庄士敦：“既然陛下并未认真对待终身大事，玩笑话怎么能当真呢？”

端康太妃：“那么说，皇后之尊即为未定之属。”

载涛接过话茬儿：“对呀！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行不端。”

端康太妃忙制止道：“行了，王爷。庄师傅，依着你怎么办？”

庄士敦没有马上回答。载涛忙回端康太妃道：“皇上那里，宜请摄政王爷与臣等痛陈遴选中宫为国之大政，恳请皇上再定母仪天下之人。”

端康太妃满意地：“好！太极殿那边我去说。”

养心殿内，溥仪自顾自地画着一幅墨荷，庄士敦和陈宝琛侍立在旁，溥仪一个劲儿地指使着魏大：“把墨研浓点儿，纸没铺平，那边抻一下！”小明子在一旁也跟着起哄，围着桌子忙活着：“陈师傅，得罪了……庄师傅，得请您挪挪窝儿。”他帮助把纸给弄平展了。

虽然在这之前的谈话进行得不顺利，可载涛还是执着地建议着：“议定中宫，是大事，请、请皇上三思而行……”

庄士敦也趁机插嘴：“皇上，男大当婚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嘛，文明社会都是这样的！”

溥仪停下手中的笔：“事儿我也应了，人我也圈了。还要议？！”

庄士敦：“端康老太妃推荐的这位格格，还得请陛下再好好考虑考虑。”

溥仪不耐烦地：“不是说我是大人了吗？能自己拿主意了！”

载涛解释道：“主意当然是皇上自己拿，臣等只是提醒皇上这议定中宫之事非同小可……”

庄士敦走到溥仪跟前：“这君王议亲，在世界各国都是万分慎重的大事，需要顾问各方……”

不等他说完，溥仪就问：“照你这么说，英吉利国王的婚姻也不能全是自己说了算？”

庄士敦肯定地点头：“臣不是早与陛下说过，这等大事要考虑政治、国家和家族等等等等，各方面因素。”

溥仪十分认真地：“那么，你以前和我讲的那些 LOVE 呢？”

庄士敦摇摇头：“那是小布尔乔亚……市民的事，是庸俗的情感，不是您所要考虑和迷恋的。您生来就是帝王，要干大的事业，不同常人的！”

溥仪又问：“多么大的事业？”

“恢复帝国的强盛！”庄士敦郑重地说。看着庄士敦的说辞有些效果了，陈宝琛站在一边显得很是不快。

溥仪把眼镜往上推了推：“好吧，好吧，那好办。魏大，魏大……”

魏大：“奴才在！”

溥仪：“朱笔伺候。”

魏大：“喳！”

陈宝琛终于耐不住脾气了，他对溥仪大声道：“皇上！议定中宫不是儿戏，岂能随便推翻成议！”

载涛害怕再有什么变数，他急忙打住陈宝琛的话头：“陈师傅，两位太妃已决定重议，你怎么能……”陈宝琛毫无相让之意：“太妃们议定的是重议，并非改圈！”他走到溥仪身边，“皇上，改与不改，还须皇上圣意定夺！”

溥仪一时又来了精神：“还是我说了算？”载涛无奈地：“当然是要皇上圣裁，只是……只是皇后为母仪天下之选……”

陈宝琛：“皇上，额尔德特氏虽然年少，却家教严谨，端庄贤良，有母仪天下之德……”

庄士敦紧接其后，使出最后的绝招：“陛下，这个婉容格格可是受过西洋文明教育的文明女子，陛下要做新式的文明君主，一定要